世界名著大系

第二十六卷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前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夏于全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名著大系/张朝晖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2

ISBN 7-204-04505-X

Ⅰ.世… Ⅱ.张… Ⅲ.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世界 Ⅳ.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15695号

世界名著大系

张朝晖 主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北京潮运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00 字数:4800千

2006年2月第2版 200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3000套

ISBN 7-204-04505-X/I·810

定价(38册):998.00元

第一部

第一章

“在过节前来我家补考的那些人都给我站起来!”脸上的皮肤松弛,身着长袍,脖颈上挂着沉重十字架的神父凶巴巴地盯着全班的学生。

四男两女共六个学生,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神父的一双小眼睛盯着他们,凶光毕露,孩子们全都看着神父,脸上流露出畏惧的神情。

“你们坐下。”神父向两个女孩挥了挥手。

两个女孩立刻坐了下来,吐了一口长气,露出轻松的神态。

“你们这几个活宝,到这里来!”

瓦西里神父站起身来,并且推开椅子,走到互相紧靠在一起的孩子们跟前。

“你们这些坏家伙,谁会抽烟?”

四个孩子尽量压低了声音回答着:

“神父,我们不会抽烟。”

神父的脸因生气而涨得通红。

“不会抽烟,小滑头,那么谁把烟末撒到面团里了?不会抽烟,此刻让我来看看你们是否真的不会!把口袋翻出来!快!听见没

有？立即把口袋翻出来！”

三个孩子开始掏出口袋里的东西，并将东西放在桌子上。

神父仔细检查每条衣缝，想找出烟草的碎末，但一无所获。于是，他转向第四个小孩。那孩子长着一对黑眼睛，穿着灰衬衣，蓝裤子，膝盖上还打着补丁。

“你怎么如同呆木头似的，站着不动？”

那黑眼睛小孩尽量抑制住内心的怨仇，瓮声瓮气地说：

“我没有口袋。”他用双手摸了摸缝合的衣缝。

“呵——，没有口袋！你以为我不知道糟蹋面团的坏事是谁干的？你以为你还能在学校里呆着？不，亲爱的，这一次你可逃不掉了。上次是因为你母亲求我，才把你留下的，这回该有个解决的了。从教室里滚出去！”——他使劲揪住小孩的一只耳朵，把他推搡到走廊里，随后关上了教室的门。

教室里十分肃静，神父的举动把学生们都吓呆了，谁也不明白把保尔·柯察金赶出学校的原因；只有保尔的好朋友谢廖扎·布鲁兹扎克知道，过节前 6 个不及格的学生在神父家里等着补考，保尔在厨房里将一小撮烟末撒在神父家为复活节准备的面团里了。

被赶出门外的保尔坐在最后一级台阶上。他想：他如何有脸回去呢？母亲在税务检查员家里当厨娘，从清早忙到深夜，为他操碎了心，如今该怎样回答呢？

泪水使保尔泣不成声。

“我现在怎么办呢？都怨这个该死的神父。为什么我要给他撒烟末呢？是谢廖扎叫我干的。他说：‘我们来给这个讨厌的恶鬼撒些烟末。’我们就撒了，谢廖扎倒没事儿，我可肯定要被赶出学校了。”

保尔与瓦西里神父早就结下怨仇。一次，保尔因为和米什卡·列夫丘科夫打架而受到处罚，他被留在学校，“不准吃午饭”。老师唯恐他一个人在教室里胡闹，就把他领进高年级教室，让他坐在后

排。

瘦瘦的穿着黑色上衣的高年级教师正在讲解地球、天体。他说,地球已经存在数百万年,恒星也与地球相似。保尔听得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他几乎想站起来报告老师:“圣经里不是这样写的。”但终因害怕被赶出教室而没敢说话。

在圣经课上,神父给保尔打 5 分,因为他能背诵所有的祈祷词,还有新约和旧约,甚至连上帝在哪一天创造了何物他也记得一字不差。保尔打定主意要向神父问个清楚。上圣经课时,神父刚坐在椅子上,保尔就举手要求发言,得到允许后,他站起来说:

“神父,为什么高年级的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几百万年了,而圣经里却说是 5000——”神父那尖锐、可怕的喊叫立即使他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你说什么,孽种,你就是这么学圣经的!”

保尔还没有来得及答话,就被神父揪住他的两只耳朵,随后将他的头向墙上撞去,一会儿,被撞得头晕目眩、吓得魂不附体的保尔已被抛进了走廊。

这天,保尔也被母亲狠狠地训了一顿。

第二天,母亲来到学校,请求瓦西里神父让保尔回校上课。从此,保尔恨透了神父,不单只是恨,也有害怕的成分在其中。保尔从不允许别人欺负他,就算稍加侮辱,他也不能原谅,他当然忘不了神父的这顿无端毒打,他将仇恨深深埋在心底。

瓦西里神父常常欺负保尔,动辄为一点小事而把他赶出门去,连续几个星期,天天罚他站墙角,始终不让他在课堂上回答,从而造成复活节前他只好与不及格的学生一同到神父家里去补考。就是在那儿的厨房里,保尔将烟末撒在了为复活节准备的面团里。

尽管没有人看到,但是神父已猜出准是保尔干的。

……下课了。孩子们涌进院子,围住保尔。保尔愁眉苦脸,一声不吭。谢廖扎·布鲁兹扎克留在教室里没有出来。他觉得自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对此事有责任,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才好。

校长叶夫列姆·瓦西里耶维奇从教师休息室敞开的窗户里探出头来。听到他那浑厚低沉的嗓音,保尔浑身都在发抖:

“让柯察金立刻到我这儿来!”

于是,保尔怀着一颗不安的心走进了教师休息室……

车站饭馆的老板已经很大年纪,脸色苍白,淡色的眼睛没有显出一丝有生气的样子。他瞥了站在一旁的保尔一眼,问道:

“他多大啦?”

“12岁。”母亲答道。

“行,可以留下他。条件是这样:工钱每个月8个卢布,当班日管饭,上班干一天一夜,在家歇一天一夜——不能偷东西。”

“不会不会。他不会偷东西的,我保证。”母亲惊慌地说。

“好,那从今天起就开始干吧。”老板吩咐道。他转过身去,对旁边一个站在柜台后面的女招待说:“济纳,把这小家伙带到洗碗间去,告诉弗萝夏,让他顶替格里什科。”

女招待扔下正在切火腿的刀子,对保尔点头示意,穿过店堂,向通往洗碗间的边门走去。保尔紧随在她身后,母亲一边走一边悄声嘱咐保尔:

“保尔卢什卡,你一定要好好干哪,可千万不要丢我的脸啊!”

她看着儿子进了里屋,才带着一丝忧郁的神情,向店门走去。

洗碗间里正在紧张地干活:桌上的盘碟刀叉堆得高高的,几个妇女用搭在肩上的毛巾擦拭着这些餐具。

一个比保尔稍大的男孩,生着一头乱蓬蓬的棕红色头发,正在摆弄两只很大的茶炊。

洗涤餐具的大木盆里盛满开水,开水散发出热气,洗碗间里雾气腾腾。刚进房间,保尔看不清女工的脸。他站在那里,不知该怎么做才好。

女店员济纳走到一位洗碗女工面前,搭住她的肩膀说:

“弗萝夏,来了一个新伙计,给你们的,让他顶替格里什科,他该做什么由你来安排吧。”

济纳指着被称为弗萝夏的女工,对保尔说:

“她是这里的领班,她安排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说完,转身向店堂走去。

“是。”保尔低声答道,并用询问的眼光看着站在身前的弗萝夏。弗萝夏擦擦额头上的汗珠,从头到脚将他打量一番,似乎在思考他能够做什么事。她卷起从胳膊上滑下的袖子,用十分悦耳、低沉的嗓音说道:

“亲爱的,你做的是很简单的事:一大早就把这口大锅里的水烧开,要让锅里一直有开水;木柴当然要你自己劈,这些茶炊也是你的活。另外,活儿紧的时候,擦擦这些刀叉,倒倒脏水。活儿可不少,亲爱的,这些会使你很累的。”她说话带有科斯特罗姆地方口音,重音总是落在“a”上;她的这种乡音,她那长着一只小翘鼻子的、红扑扑的脸庞使保尔感到亲切愉快。

“看来,这个阿姨还不坏。”他心里想,因此壮起胆子问弗萝夏:

“那我此刻干什么呢,阿姨?”

说完这句话,他就不好意思起来——洗碗间里女工的响亮笑声淹没了他最后的话语:

“哈哈哈!……弗萝夏有了个侄儿啦……”

“哈哈!……”弗萝夏本人笑得最欢。

因为蒸汽弥漫,她的脸保尔并没有看清楚。其实,弗萝夏只有十八岁。

浑身感到不自在的保尔转身问那个男孩:

“现在我该做什么呢?”

小男孩嘻嘻一笑:

“你还是问阿姨吧,她会对你说得一清二楚的,我只不过是临时的帮手。”说着,就转身跑进了厨房。

“到这儿来,帮我擦叉子。”保尔听到一个已经不年轻的洗碗女工的嗓音。“你们干吗笑得这么厉害?这孩子说什么笑话了?呶,拿着。”她递给保尔一块毛巾,“用牙咬住一头,另一头用手拽紧,再把叉齿在上面擦来擦去,要擦得一点儿灰尘都没有。我们这儿对这件事可认真了,老爷先生们都特别注意叉子,要是他们发现有脏斑,那就糟了——女老板立刻把你赶走。”

“什么女老板?”保尔被弄糊涂了。“雇我的那个男人不就是你们的老板吗?”

洗碗女工又笑了起来:

“孩子,我们的老板只是个摆设,他完全没用。这里真正做主的是老板娘。她今天不在,过几天你就知道了。”

洗碗间的门开了,三个堂倌分别抱着一大摞用过的餐具走了进来。

其中一个宽肩膀、斜眼、长着一副四方大脸的人说:

“干活要快些,12 点的车很快就到了,你们还这样磨磨蹭蹭的。”

见到保尔,他问:

“这是谁?”

“新来的伙计。”弗萝夏答道。

“呵,新来的。”说着,他用一只手重重地压在保尔的肩上,将保尔推到这两只茶炊前:“当心,这两只茶炊得时刻有水,你要把它们伺候好。可现在,瞧,一只火灭了,另一只也只剩一口气了。今天先饶了你,若是明天还是这样,你就要挨打。你明白了吗?”

保尔没有说话,赶快张罗茶炊。

保尔从此开始了他的劳动生活。干活的第一天,他干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卖力,因为他明白,这里无法和家里相比:在家里可以不听妈妈的话;可这里,斜眼已经说得清清楚楚——假如不听话,就得挨耳光。

保尔脱下一只靴子盖住炉筒,把炉火吹旺,能装四桶水的大肚茶炊即刻火星四溅;他将脏水桶里的水倒进污水池里;他给烧水的大锅添柴,把湿毛巾放在水已烧开的茶炊上烘干——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深夜,累得筋疲力尽的保尔才走到下面的厨房里去。上了年纪的洗碗女工阿尼西娅看着保尔消失在门后,说:

“瞧这孩子,真是怪怪的,如同疯子似地干个不停,看来,实在是无路可走才出来干这种活的。”

“是啊,小伙子挺不错的。”弗萝夏说:“这样的人用不着别人催促了。”

“用不多久就会累得不能这样干啦。”卢莎不同意地说:“一开始人干活都总是很卖力气的……”

保尔忙碌了一个通宵,彻夜未眠,很疲惫。早晨 7 点,他把烧开了的茶饮交给了接班的——一个胖男孩,眼神总是十分凶恶。

男孩看到该干的活儿,保尔都已干了,两个茶炊也已烧开。他把双手插到口袋里,从牙缝里挤出唾沫发出“滋滋”声,斜着白眼,以傲慢、蔑视的目光看着保尔,用不许反驳的口气喝道:

“喂,笨蛋,明天 6 点来接班。”

“为什么 6 点来?”保尔问:“应该 7 点换班。”

“谁想 7 点换班,就让他 7 点换班。但你务必 6 点钟来。如果你再罗嗦,就让你脑袋起几个肿块看看。真了不起,小崽子,刚来就摆臭架子。”

刚刚交班的洗碗女工好奇地注意着这两个孩子的对话。男孩那蛮横的腔调和挑衅的举动把保尔激怒了,他向前逼近一步,原想狠狠揍他一下,又怕第一天上工就被开除,因此没有动手。他阴沉着脸:

“你放客气点,别骂人,否则会有你好看。明天我七点来。我也会打架,而且不比你差,要是想试试,那就来吧。”

对手往大锅边让了一步,吃惊地看着怒气冲冲的保尔,他没有

料到保尔的态度如此强硬,有点措手不及。

“好吧,走着瞧吧。”他低低地嘟囔了一句。

第一天十分顺利地过去了。回家的路上,保尔觉得他用诚实的劳动换取了休息,因而心里很踏实,轻松。现在,他也工作了;现在,谁也不会说他是寄生虫了。

早晨的太阳正从锯木厂高大厂房的后面懒懒地升起。很快保尔就到在列辛斯基庄园后面的家了。

“母亲一定起来了,而我才下班回家。”保尔想着,一面吹着口哨,加快了脚步。“尽管我被学校赶了出来,但还不算太糟糕。反正那可恶的神父总是要挑我的刺儿,如今我用不着在乎他的态度了。”保尔一面走着,一面思忖。在打开栅栏小门时,又想到:“还有那个黄毛小子,一定要给他一巴掌,一定要揍他。”

母亲正在院子里烧茶炊。看见儿子回来,她忐忑不安地问:

“怎么样?”

“挺好的。”保尔答道。

母亲似乎还有什么话要说,可他已经明白了:从房间敞开的窗户里他已经看见了哥哥阿尔青宽厚的脊背。

“是阿尔青回来了吗?”他问道,有点窘。

“昨天回来的,不走啦。以后在机务段干活。”

保尔犹豫不决地打开了房门。

背对着他坐在桌旁的庞大身躯转了过来,哥哥那双严峻的眼睛从黑黑的浓眉下面注视着保尔。

“呵,回来啦,撒烟末的英雄?真了不起,这是你做的好事情!”

保尔觉得与刚回到家的哥哥交谈肯定不妙。

“阿尔青什么都知道了,”保尔想,“阿尔青会对我又骂又打的。”

保尔有点害怕阿尔青。

但是阿尔青显然不想揍他。他双手撑着桌子坐在凳子上,用

一种既带些嘲讽,又有些蔑视的眼光看着保尔。

“那么你的意思是,你已经大学毕业,已经把所有的功课都学会了,现在该去洗碗啦?”阿尔青说。

保尔死死盯住一块裂了缝的地板,专心打量突出的钉帽。阿尔青从桌后站起身来,进了厨房。

“看起来不会挨打了。”保尔放下心来。

喝茶时,阿尔青心平气和地向保尔询问教室里发生的事件。保尔将事情原因叙说了一遍。

“现在就这样捣乱,以后怎么得了呢?”母亲心事重重地说,“我们该怎么办呢?他这副样子究竟像谁呀?我的上帝,这个孩子让我多遭罪啊。”她抱怨开了。

阿尔青将空杯从身边移开,转向保尔说:

“老弟,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那就让它过去好了。以后可得注意点,上班时别耍花招,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好。若是你再被人家赶出门外,我就会好好地教训你一顿,你给我好好记住。别再让母亲操心。鬼东西,钻到哪儿,哪儿就出事,就捅漏子。这下子该把心好好收回了。等你做满一年,我就想办法让你到机务段去当学徒,老待在洗碗间里不会有出息的,得学点手艺。目前你还小。等一年之后,我一定去求人,或许人家会收你做徒弟的。我已经调到这儿来,以后就在这儿干活。妈妈不再做工了,不能让她再弯腰曲背去伺候那班畜生。不过,保尔,你必须得争气,做个有出息的人。”

他挺直了魁梧的身子,站了起来,穿上挂在椅背上的上衣,匆匆对母亲说了句:

“我有点事,出去个把小时。”他弯腰穿过门楣,走了出去。已经到了院子里,在经过窗户时,他又说:

“我给你带了一双靴子和一把刀子,妈妈会拿给你的。”

车站饭馆的生意日夜兴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这里是五条铁路的交会点。车站人满为患,只有夜里,在两趟列车的间隙时刻,才能清静两三个小时。成百上千辆军用列车驶进车站,又从这儿开往四面八方,来自于前线,又向前线开去——从前线运来的是断肢伤残人员,送往前线的是一批批穿着灰色军大衣的新兵。

保尔在这里辛辛苦苦地干了两年。两年来,他看到的只有厨房和洗碗间。在很大的、用作厨房的地下室里工作十分紧张,共有20多人在这里干活,10个堂倌一刻不停地来回奔跑于餐厅和厨房之间。

保尔得到的工钱已经是10个卢布了。两年来,他长大了,壮实了。在这其间他吃了不少苦头:先在厨房里当下手,烟熏火燎地熬了半年,后又回到洗碗间。这是那个有权有势的厨子头把他赶走的,因为他不喜欢这个固执的小男孩,时常抽他的耳光,又怕这小子哪天会杀了他。若不是保尔十分能干活,他早就被赶走了。保尔干活最多,而且从不感到累。

在餐馆生意的高峰时刻,他拿着托盘,着了火似地,一步跳过四五级台阶在厨房和餐厅间上下奔跑。

夜里,每当饭馆两个餐厅里的忙碌结束了,堂倌们就聚集在下面厨房的小贮藏室里,开始玩纸牌,打九点,滥赌一气。保尔不止一次看到摊在桌上的大堆赌资。保尔并不奇怪他们有很多钱,他知道,他们每个人当班一昼夜就能捞到三四十卢布的小费,是每个客人给上半个、一个卢布凑起来的。有了钱,他们就狂饮滥赌。保尔十分憎恨他们。

“该死的畜生,”他心里想,“像阿尔青这样的一等钳工,才赚48个卢布,而我只拿10卢布,可他们一昼夜就能捞上这么多,凭什么赚这么多呢?端端盘子罢了。并且还把这些钱喝光,赌光。”

保尔认为他们和老板是一路货色,与他们格格不入,把他们当成敌人一般。“别看这班下流东西在这儿低三下四地伺候别人,可

他们的老婆孩子在城里却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好日子。”

他们常把穿着中学生制服的儿子带来,把因为养尊处优而胖起来的老婆带来。保尔想:“他们的钱或许比被他们伺候的先生还要多。”他对夜里发生在厨房隐蔽的角落里和饭馆仓库里的事情也不大惊小怪,因为他知道,如果那些洗碗女工和女招待不肯为几个卢布就把肉体卖给这儿任何一个有权有势的人,那她们很可能马上就被赶走的。

保尔窥视到生活的最深处,看见了生活的底层。他追求新事物,渴望新的体验,不过,向他袭来的却是腐烂的臭气,沼泽地般的潮气。

阿尔青未能把弟弟安排到机务段去当学徒,因为那里只收十五岁以上的少年。保尔不时地计算着离开餐馆的日了,那座被烟熏黑的大石头房子——机车库对他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保尔常到阿尔青那儿去,和阿尔青一起检查车厢,帮他干些自己力所能及的活儿。

由于弗萝夏的离开,保尔感到十分愁苦。

那个爱笑的、活泼的姑娘已经不在这儿了,此时保尔才深深地体会到他与弗萝夏的深厚友谊。如今,早晨走进洗碗间,听到栖身在此的、从难民中招来的女工尖利的吵骂声,保尔感到心里像少了什么似的。

夜间休息的时候,保尔蹲在敞开的小炉门前,往蒸锅的炉膛里添着柴禾。他眯起眼睛看着火苗——炉火的暖气使他感到很舒服。就他一个人呆在洗碗间了。

他又回想起不久前发生的事儿,想起了弗萝夏,当时的情景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那是一个星期六,正是夜间休息的时侯,保尔从楼梯上下来到厨房里去。出于好奇,拐弯时他爬上柴垛,看着那个经常聚赌的小贮藏室。

那位正赌得起劲,激动得满脸通红的扎利瓦诺夫正在坐庄。

一串脚步声在楼梯上响起。保尔回头一看,普罗霍尔下楼来了。保尔连忙钻到楼梯下面,等他走到厨房里去。楼梯下面黑洞洞的,普罗霍尔看不见他。

普罗霍尔转过弯,向下走去,保尔看到了他的大脑袋和宽阔的脊背。

一阵匆忙、轻轻的用步声又在楼梯上面传来,接着保尔听到一个熟悉的嗓音:

“普罗霍尔,等一等。”

普罗霍尔停住脚步,回头向上面看了看。

“有什么事吗?”他含糊不清地嘟囔了一句。

楼梯上的脚步声已经到了下面,保尔看出这个人正是弗萝夏。

弗萝夏抓住堂倌普罗霍尔的一只衣袖,压低噪音,吞吞吐吐地说:

“普罗霍尔,中尉给你的那些钱呢?”

普罗霍尔猛地甩开了她的手。

“什么?钱?我没有给你钱吗?”他恶狠狠地说。

“可他给了你300卢布呀。”弗萝夏的嗓音里满含着压抑的哭泣声。

“你说300卢布?普罗霍尔用挖苦的口吻说,“怎么,你想全部拿走?尊贵的太太,一个洗碗女工,要价未免大高了吧?我看,我给你的那50卢布已经够了,你要有自知之明,那些比你干净、又有文化的女人还挣不到这么多呢。陪人睡上一夜,就挣到整整50卢布,你得为此谢天谢地啦。世上可没傻瓜。好了,我再给你十个二十的,当然,你如果放明白些,还会挣到钱的,我给你当靠山。”说完这些话,普罗霍尔转身走进了厨房。

“无赖,坏蛋!”弗萝夏追着对他喊道,倚在柴堆上,呜呜哭了起来。

站在楼梯下面的保尔听到了他们交谈的全部内容,看见弗萝夏浑身哆嗦,用头猛撞柴垛,当时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保尔没有出来,他沉默着,使劲抓住楼梯的铁栏杆,脑海里掠过一个清清楚楚、再也赶不走的想法:这帮该死的把她也卖了。哎,弗萝夏,弗萝夏……

保尔内心深处对普罗霍尔的仇恨更深,更强烈了,他厌恶、憎恨周围的一切。“哎,假如我有力气,我就揍死这个下流坯子!为什么我没有阿尔青那样高大,那样强壮呢?”

炉膛里的火光忽隐忽闪,红色的火舌颤抖着,交融成淡蓝淡蓝的、长长的螺旋圈;保尔觉得,似乎是一个人在嘲讽他。

屋子里特别安静,只有炉膛里不时发出哔剥声,还有水龙头均匀的滴水声。

克里姆卡把最后一只擦得锃亮的平底锅放上架子,擦了擦手。厨房里空无一人,当班厨师和女工都在更衣室睡觉。每天夜里,在厨房里可以休息三个小时,这个时刻,克里姆卡总是在上面与保尔一起消磨时光,这个厨房里的小伙计与黑眼睛的锅炉工结成了好友。克里姆卡来到上面,看见保尔蹲在敞开的炉门前面。看到映在墙上那熟悉的身影,保尔头也不回地说:

“坐下吧,克里姆卡!”

克里姆卡爬上整齐的柴堆,躺了下来,看看一声不吭坐着的保尔,笑着问道:

“怎么,你一直盯着火苗干什么呢?”

保尔不情愿地将目光移开火苗,一对发亮的大眼睛看着克里姆卡。克里姆卡觉得,在他的眼里深藏着忧郁,这种忧郁的神情克里姆卡还是第一次在伙伴的眼里看到。

“保尔,你今天与往日不同。”沉默片刻,他又问:“有什么事情了吗?”

保尔站起身来,在克里姆卡身旁坐下。

“没发生什么事情。”他瓮声瓮气地答道。“克里姆卡,在这儿我呆得不舒服。”他把放在膝盖上的双手握成拳头。

“你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啦?”克里姆卡用双手支起身体问道。

“你说是今天怎么啦?从刚来这时,我就一直这样。你看看这儿是怎么回事!我们像骆驼一样拼命干活,而回报却是谁想打就打,得不到一点保护。老板雇我和你是给他们做工的,只要他有力气,什么人都可以打我们。你就是能够分身,也不能一下子把所有的人都伺候得周到,只要有一个伺候不到,那就得挨揍。你就是拼上自己命去把事情办好,让别人都挑不出刺儿,跑东颠西,却总是有小失误,那又是一顿……”

克里姆卡害怕地打断了他的话头:

“你别这么大声说话,有人进来的话,肯定会听到我们的话。”

保尔跳了起来:

“让他听见好了,反正我不想呆在这个地方了,我情愿在铁路上扫雪。这儿……这儿是坟墓,全是无赖、骗子,可他们个个有钱!他们压根不把我们当人看,对姑娘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要是哪个姑娘漂亮点,不肯顺从,立刻就把她赶走。她们又能去哪儿呢?这些人无家可归才来做这等事的呀!为了找个饭碗,只好留在这儿,好歹在这儿还能混口饭吃。只要能填饱肚皮,什么事都得干呀。”

保尔说话时愤愤不平,仇恨满腔。克里姆卡担心别人听见他们的谈话,站起来关上了通往厨房的门,保尔将心中的愤怒发泄了出来:

“就说你吧,克里姆卡,挨打的时候总不还口。你为什么连句话也不说呀?”

保尔在桌旁的木凳上坐下,用手托着头,显得很疲乏。克里姆卡往炉膛里添了些柴禾,也在桌旁坐下。

“今天我们不读书啦?”他问保尔。

“没有书读,”保尔说,“书亭没开门。”

“怎么,今天那儿没卖书?”克里姆卡感到奇怪。

“宪兵把卖书的抓走了,还在那儿搜到了什么东西。”保尔说。

“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据说是搞政治的原因。”

克里姆卡看了看保尔,露出困惑不解的表情。

“这个政治是什么意思?”

保尔耸耸肩膀:“鬼才知道!听说若是有人反对沙皇,那就是政治。”

克里姆卡吓得哆嗦了一下。

“难道这种人会存在吗?”

“不知道。”保尔回答。

门开了,睡眼朦胧的格拉莎走进了洗碗间。

“你们怎么还不睡觉,小伙计?趁火车没来,你们还能睡上个把小时。保尔,去休息一会儿吧,我给你照看大锅。”

保尔没有想到,他这么快就离开了车站饭馆;他也没有想到促使自己离开的原因会是那样的。

那是正月里一个严寒的日子,保尔上完班准备回家,但接班的小伙子还没来。保尔去找老板娘,说他要回家,但是老板娘不让他走,仍要他继续干下去。累了一天一夜的保尔只好接着干第二个昼夜,夜里,他已经完全累瘫了。休息时,他还得把几口大锅里的水装满烧开,为三点钟到达的那辆火车做好准备。

保尔拧开龙头,但没有水流出来:显然水塔没有送来。保尔没有关上龙头,往柴堆上一倒就睡着了:他实在太困了。

几分钟后,水龙头里咕嘟、咕嘟流出水来。水流进水槽,继而满溢出来,沿着瓷砖流到洗碗间的地上。这儿没有人,水越流越多,满屋的积水又从门下窜向饭馆的餐厅。

一股股水流从熟睡旅客们的衣物箱笼下悄悄流过,没有人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